

关注

鲁迅曾伴随着很多人的读书生涯,他是“斗士”、“导师”、“匕首”等。而话剧《大先生》,则会让观众品出鲁迅的另一面——

端详“大先生”

本报记者 陈俊宇

1936年10月19日,凌晨三点钟,寂静。鲁迅衰弱地躺在椅子上,紧握着许广平的手。许广平对他说道:“你没事的,你肯定没事的,我担保你一会儿就好了,你已经好多了……你看我一点儿都不担心你,我还能去忙别的事情……我这就去忙别的事情!你,好好睡一会儿吧。”

许广平带着神经质的果决费劲地抽出手来。

这是话剧《大先生》的开头,源自鲁迅先生的伴侣许广平所作的回忆文章《最后的一天》。文中写道,“他紧握住我的手,我没有勇气回握他。我怕刺激他难过,我装作不知道,轻轻地放松他的手,给他盖好棉被。……如今是迟了!死神奏凯歌了,我那追不回的后悔呀。”《大先生》编剧李静说,这段话如同一个伤口,使她在构思过程中不时感到疼痛。“我只知,我的《鲁迅》(后更名为《大先生》)必须从临终这一刻开始——它是一口沸腾的深井,吸引我跳进去。”

跳进去再跳出来,继续花了李静至少7年光阴。直到今年3月31日至4月3日,话剧《大先生》才被搬上舞台,在国家话剧院与观众见面。

舞台上的鲁迅,是我们从未好好端详过的“大先生”。

姗姗来迟

春分一过,离话剧《大先生》演出只剩10天。

今年,恰逢鲁迅诞辰135周年,逝世80周年。李静说,这是“无巧不成书”,并未刻意赶先生的纪念日子。“只是出现了一些状况,才拖到了这个日子。”

完成剧本再到得以在舞台上呈现,过程是一波三折,“也像是一部戏了”,这是李静并未预料到的。

2009年初,林兆华导演打电话给在北京日报做副刊编辑的李静,“想做个话剧鲁迅,你就给写了呗。”她“不打磕巴地答应了”,然后“一头扎进鲁迅的汪洋大海里”。差不多用了整整三年时间,剧本《大先生》才真正完成。

这段故事,李静自己在讲,后来也被媒体传播。虽然大导没有排这部戏,李静还是感谢这位最初的“催生婆”。

剩下的是,漫长的等待。又用了四年时间,事情倒也最终促成了。

“能够碰到同伴,陈丹青愿意呼应,赵立新愿意演鲁迅,这都是意外的收获,已经很谢天谢地了。文化乌镇愿意投资,王翊很有激情地来执导,这是很幸运的事情。”李静自我调

侃,“挫折中找到了自信”。

“鲁迅是一种命运,凡是和他沾上边的人和事都不会太顺。”这是李静的感慨。可是话又说回来,太顺的事情大概价值也可疑。

其中很难的找投资。2013年到2014年上半年,制作人一直在寻觅投资者,结果都是不如意的。“一说是关于鲁迅的剧,表示可以想一想。一看剧本,又没故事又不好笑,哪有市场啊,就走开了”,这种状况不断重复。

“都是抱着模式化的商业想象来琢磨《大先生》的,发现它不符合这个模式,于是就放弃了。”李静一句话总结道。

直到今年春天,剧本获得2014年“老舍文学奖”、演出获得2015年国家艺术基金扶持的《大先生》,才姗姗来迟。

直接碰撞

陈丹青曾经问过李静,“你有没有想象它变成话剧会怎么样?”

“我想象的舞台效果是非常暗黑、神秘和神经质的,但在暗黑之中,会有一道暖光穿越恐怖。”李静给出这样的回答。

而如今的舞台效果是有童话色彩的,这与导演王翊提出“除了鲁迅,皆为傀儡”构想密切相关。于是,许广平、周作人、胡适等等,出现在舞台上的其他角色都成了“夸张而又反生活化”的木偶,由穿着黑衣的演员操控。

“我对这是很期待的,可以用新的视角来看这个戏。”李静说,“剧作提出的问题是有些沉重的,若导演手法也沉重,可能会把观众吓跑的。但是‘傀儡’的出现恰恰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,加入童话性的元素和游戏感,会引起观众更多的好奇心。”

事实上,话剧《大先生》的“新”并不止于表现手段,还与惯常的表演方式有着直接的碰撞。

这部话剧“营造的是一个恍惚迷离、生死交界的空间”。剧中既有实有其人的历史人物,也有鬼神鬼路人甲乙,但人物几乎没有太具体的现实落脚点。此外,还有频繁的角色转换和大段故意理论腔的独白。

实则,这都是在“探讨复杂的抽象的精神主义”,在当下的中国戏剧这是绝对的稀缺品。与之相应的是,绝大多数演员习惯于现实主义的路数,觉得只有生活里的空间才是真实的,“需要具体细节,需要一个心理上支点”。按赵立新的话说,“抓住拐棍才好走”,这些,在《大先生》剧本里是找不到的。

“鲁迅的现实人生场景,根本无法承载他的精神戏剧性和复杂性。而一部戏如果不表现主人公复杂深刻的内在世界,只表现他表层的性格与人格,有啥意思呢?”李静解释“梦剧结构”的肇始,是窥看了前人在银幕和舞台



李敬/摄 本文标题制作/赵春青

呈现鲁迅的探索与牺牲,“精神世界的强烈和复杂,难以外化于他的人生经历中;以写实手法表现鲁迅,总有捉襟见肘、貌合神离之感。”

一味“药引”

作家刀尔登在《大先生》剧本出版时说,“李静写的是李静的鲁迅,正如鲁迅写的是鲁迅的中国。”

所以,这不再是一个大众认知里的鲁迅。赵立新也表达过,吸引他来演这部话剧最大原因是,“李静写出了个初读极陌生、细思又本该如此的鲁迅”。

剧作的名字也就从《鲁迅》更名为《大先生》。“大先生”,乃是鲁迅家人对其的称呼。促使这一更名的也是赵立新,“鲁迅叫了几十年,烦了,第一次看陈丹青的书《笑谈大先生》获悉这一称谓,好痛快,好准确。我不要演万水千山

的鲁迅,我要演近在咫尺的大先生!”

“创作《大先生》的过程,是‘鲁迅’与‘我’相互附体的过程。他的火与冰、爱与恨、自由与自囚、幽默与严冷、信仰与怀疑、创造与摧毁……时时携雷霆之力,撞击我,撕裂我,引领我,迷醉我。在自我至上而又个性匮乏、貌似自由而又各自隔绝的时代,他以浩瀚丰饶的复调人格,提醒我对人类无条件的深情。

他是智者,更是义士。他独立不倚,更满腔热忱。他反对任何化人为奴的哲学甚至不惜以狂人自命,他也向所有困苦者伸出兄弟之手如同赤子。我思念这个人,愿意永远记得他的话:‘无穷的远方,无数的人们,都与我有关。’”

李静这番自白,道出了创作历程之艰难,以及赋予鲁迅的现实观照之意。

“为了现在,才会去写《大先生》。”在李静的笔下,鲁迅是一味“药引子”——要治的是当下的病。

“一个作品肯定是希望唤起人们去想自己当下的生活,当下的生存状态,能引起人的自我反思的欲望。”这像是使命使然,催促着李静必须完成剧本,必须将《大先生》搬上舞台。

端详大先生

“你觉得观众更多的反应,会是漠然吗?”李静反问记者。这是一个颇有些棘手的问题。

鲁迅曾伴随着很多人的读书生涯,他是“斗士”、“导师”、“匕首”等。而话剧《大先生》,则会让观众品出鲁迅的另一面。

“对于鲁迅,有一种人是由于自己生命的体验去寻找鲁迅,还有一种就是把鲁迅捧到

他的身上,这是两种状态。摔到身上的,就会想着躲,硬给的我不想要;但是缺失的就会去找,鲁迅是需要这样的人去亲近他。”李静属于“寻找者”。

她在鲁迅身上找到相同的价值基点,以及去完成很难为外人道的自我投射。成长经历中体会到的“遗弃感”与“不被爱”,让李静对“痛苦、禁锢和爱特别敏感,对罪孽的想象力比较发达”,这些都深藏在剧情与对白之中。

更为重要的是,“对异化的环境保持警惕和拒绝,尽可能克服自我之内的不健全不自由不真实。”这种警惕与拒绝,得益于李静多年来从事文学批评的工作。

“对现实秩序过于认同和同步,那是挺没出息的。艺术主要的力量就在于对现存秩序的不合理提出置疑,对生命受到压抑的状态作出反抗。只要是伤害到自由感的东西,人都该产生本能的反应。如果你没有反应,那么艺术能不能帮你产生反应?”李静与鲁迅的价值基点在这里达成一致,汇合交融。

剧中结尾部分,弥留之际的鲁迅说,“我将在空虚的镜子前,好好端详自己。”只是,即将在舞台上与观众见面的“鲁迅”,是一个被疏远的,从未好好端详过的“大先生”。

言论

一首歌而已

刘颖余

我总是对流行的东西保持警惕,这并非想要显示自己有多高明,而实在是不愿被人裹挟。被裹挟是不愉快的事情。比如,世界杯时间,你本来不想看足球,但人人都看,仿佛不看足球就很落伍,很羞耻。结果你就看了。这种感觉,其实并不太好。

最近开始流行一首歌《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》,歌词出自才子高晓松,演唱者是隐

者、诗人许巍,这样的组合就让文艺青年受不了啦。所以,它就火了,大家纷纷刷屏,单曲循环。听到“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,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。你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,为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”,据说好多人哭了。我相信,那一刻,他们是诚恳的,绝对不是装的。

但也许是歌曲没有人期待的那么好,也有可能许多人对今日的“矮大紧”(高晓松给自己取的绰号)之油滑之市侩大不以为然,猛烈地抨击这首歌的也不在少数。说它“鸡

汤”还算客气的,还有人说“矫情”,做作、特殊营销,江郎才尽云云,一言以蔽之,盛名之下,其实难副。

我也听了这首歌,当然不全是被裹挟的,因为,但凡喜欢点音乐的,对高晓松加许巍的组合,有期待再正常不过,但听完,我还真没有那么激动。这并非旋律不好听,似乎和歌词太过有名有关。“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,还有诗和远方”,这句话几乎可以比肩海子的诗“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”。本来是很漂亮的话,但说的人太多了,反而

显得媚俗。我不知道,这是否是歌曲打动不了我的原因。

尽管没有被打听到,但我以为这首歌还是动听的,舒缓的旋律、叙事化的结构,早已耳熟能详的歌词……从技术上讲,也许无可挑剔。它也没有恶趣味,让人放下眼前的苟且,注目诗和远方,这没什么毛病吧,或许还能算是正能量。打个比方,即使是一碗鸡汤,它也是可口的,至少是无害的。至于有多大营养,那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。因为听歌,实在是一件很私人化的事情。同一首歌,



《疯狂动物城》剧照

资料照片

动画电影,成人世界的心灵鸡汤

诉记者。

《疯狂动物城》构建了一个虚拟的动物城市,各种动物扮演着不同的市民角色,小兔子朱迪进入了几乎全数由肉食动物组成的警察局,想通过奋斗实现成为动物警察的梦想。

梦想,是很多动画电影的共同元素,即便那个梦想,或许只停留在童年世界。《史努比花生大电影》中,小狗史努比的小主人查理·布朗,梦想着成为“人生赢家”,赢得女生的喜欢;《大圣归来》中的小和尚,梦想着成为像齐天大圣一样叱咤风云的英雄;《小门神》中的门神弟弟郁垒,不甘于现实,梦想着在凡间证明自己的价值;甚至在《卑鄙的我》里面,格鲁也一直忘不了自己儿时上月球的梦想。

而实现梦想的过程,往往是曲折的,这是动画电影能够打动成人的重要原因。因为观众在成人世界受到的挫折与艰辛,也可以在动画电影中找到影子。《小王子》中,小女孩在复习间隙吃苹果都被规定了时间,每每播放到此,影院里总有笑声;《头脑特工队》中,

小女孩莱利搬家,如同每一个到新环境者一样,她怀念旧家园,恐惧新生活,流下泪水;《哆啦A梦:与我同行》中,失去哆啦A梦保护的大雄,如同独自初入职场的新人一样无助慌张;即便是以“萌”和搞笑著称的《小黄人大眼萌》,小黄人寻找新老板的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。

“孩子们看的是画面,是好玩,我们大人看的是情节,看的是自己的影子。”一位带着孩子来看电影的母亲告诉记者,“我当年就像小兔子朱迪一样,告别了父母,从小地方跑到大城市寻找未来,刚入公司时受人白眼,总是要想办法去向别人证明自己,处处碰壁。”

在《疯狂动物城》里,小兔子朱迪一样走过了“梦想——挫折——奋斗——成功”的职场循环,这样的故事显然不是讲给孩子们听的,而是讲给成年人。现实世界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逆袭成功,将心灵鸡汤放在动画背景之中,往往更能让人接受,就如同电影中那句经典台词一样,“踏进动物城,谁都怀揣着梦想,成为理想中的自己,但却一场空”。

河南评出10位“文化年度人物”

本报讯(记者余嘉熙 冯国鑫)3月20日晚,首届“河南文化年度人物”颁奖盛典在郑州举行,李佩甫、陈涌泉、付继恩等10位优秀文化工作者荣膺“河南文化年度人物”称号。

据介绍,“河南文化年度人物”评选活动由河南省委宣传部、省文化厅等共同主办,旨在表彰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奉献,为传承弘扬中原文化、促进河南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积极贡献的个人。

海峡两岸职工摄影大展征稿

本报讯(记者吴峰思)由中国职工文化体育协会、福建省总工会主办的第二届“中华情·两岸美”海峡两岸职工摄影大展日前开展征稿。

首届“中华情·两岸美”海峡两岸职工摄影大展于2014年举办,通过影像展现了两岸民俗风情、社会发展。据了解,本届作品征集主要侧重职工风采、人文景观、民俗风情的作品。为更好突出主题,体现两岸艺术家不同的摄影视角,在题材要求上,大陆作者只限投稿取材于中国台湾的摄影作品,中国台湾作者只限投稿取材于大陆的摄影作品。作品征集时间至5月25日,并将于6月中旬和9月下旬分别在厦门和中国台湾展出。

本报记者 赵昂

自本月初上映之后,动画电影《疯狂动物城》票房已破10亿元大关,刷新了国内动画片票房纪录。事实上,在最初上映时,这部动画片并不被关注,但上映之后迅速逆袭,在上映第9天时单日票房出现井喷现象,达到历史性的1.7亿元。